

群 众 出 版 社



暖 风

暖 风



20984314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984314

本版新书目录

- 我爱你 中国 公安部政治部编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公安部
法医学 (内部发行) 公安部人民警察干部学校编
犯罪心理学 (内部发行) 罗大华等编著
劳改春秋 贾文青著
明清案狱故事选 华东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
滚滚松花江 陈杰著
旋转的舞步 木青著
驼峰上的爱 冯苓植著
父母官 叶文玲著
不漏的网 万寒著
如梦初醒 叶永烈著
回头是岸 (苏)安德列·德里别著
食人魔窟 (第二部) (日)森村诚一著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 (上、下册)
(苏)达·里·戈林科夫著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五十年 (内部发行)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总秘书处编

暖 风

本社编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345千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67·310 定价: ~~2.90元~~
1.95元
印数: 00001—51000册

目 录

小 说

暖风.....	顾笑言 (1)
红绿灯下.....	安兴本 (31)
车缘记.....	白 槐 (45)
罪与罚.....	陈耀华 (56)
在生活的岔路口.....	赵鹏万 刘允章 (71)
夜，是灰蒙蒙的.....	尹一之 冀 侠 (124)
血腥的梦.....	周长智 (169)

报 告 文 学

春天的霹雳.....	周 纲 (189)
特殊的较量.....	许胤丰 (211)
失足青年当了厂长.....	李世栋 刘永崑 (239)
人鬼杂处的北平	
——日寇在北平的几种罪行.....	于 力 (256)
最后一一起冤案.....	胡新化 (285)
为了别人的幸福.....	启 江 阵 容 (304)

诗 歌

献给一位正直、勇敢的共产党人——敬爱的	
孙冶方同志.....	于浩成 (315)

迷途归来

- 一个失足女青年的自白……………蓝 曼 (319)
- 献给公安战士……………李清联 (323)
- 弯弯桃河水(外一首)
- 故乡抒情……………倩 晴 (325)
- 霹雳之歌

- 献给公安战士……………龙彼德 (328)
- 给某君(孙以增画)……………戈 原 (330)
- 献给周怡的歌……………陈万鹏 (331)
- 存在……………李根红 (30)
- 唱给保卫者的歌……………王 野 (332)
- 这四个字……………叶 桢 (210)
- 心灵的港湾
- 一位民警日记摘抄……………王子强 (44)
-

港台见闻

- 香港见闻……………白 刃 (334)
-

国际一角

- 一场保护反间谍机关负责人的斗争
- 英国霍利斯案概述…………… (346)
-

通讯·特写

- 国民党潜伏特务落网记……………虞能祥 (353)
- 英雄的乐章……………马尚瑞 (365)
- 在列车上……………叶祥贵 孙民强 (372)

评 论

嫩江风云的画卷

——评丁仁堂的长篇小说《渔》……………彭嘉锡 (377)

新的探索新的成就

——评长篇小说《特殊案件》……………王建中 (383)

不能让历史重演

——《食人魔窟》评介……………周 纲 (395)

回 忆 录

忆“石门情报站”……………魏焕文 魏 光 魏焕宗 (399)

张国焘在军统……………沈 醉 (415)

文 艺 随 笔

人民的诗人

——介绍著名诗人张志民……………张礼栓 (430)

警惕“江东子弟”……………刘恩启 (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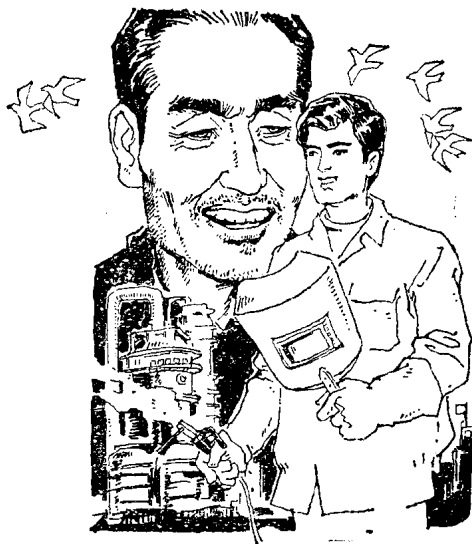
亲切的接见（国画）……………文关旺封二

两姐妹……………封三

金蝉脱壳（漫画）……………法乃光 (255)

暖 风

顾笑言



从前，枫叶岛疗养院是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很少有人能走进绿树荫中那高大的铁门，去饱享一下眼福，一睹为快。绝大多数人只能隔着枫叶湖那片被枫叶染得一片殷红的湖水，望岛长叹。

枫叶岛，三面临水，一面依山。几座中国古典式的美丽建筑雄踞岛上，远远望去，红砖绿瓦掩映于松涛柏浪之中；雕梁画栋，倒映在水天一色的湖面，犹如一幅色彩明丽、笔触生动的油画。

正因为它如此引人入胜，前些年就被“四人帮”在市里那个代理人霸占，做了行宫。每年盛暑季节，车水马龙，不绝于道；笙箫歌管，不绝于耳。有时，神秘的人物突然莅临，小岛四周突然增哨加岗。荷枪实弹的士兵，巡逻四围，更使游人望而生畏。

但是，这一切毕竟已经成了历史，而且是一去不再复返了。

打倒“四人帮”之后，市委做出决定，重新开放枫叶岛疗养院。而且，优先接待那些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惨遭迫害、致伤致残的老干部，老工人，知识分子……

全省著名劳动模范、山城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老工人马万林，就是重新开放后的第一批疗养员。这位身材高大，一脸络腮胡子的山东大汉，曾经被打成“工贼”、“黑典型”、“假模范”等等，大小头衔不下十余个。运动每深入一步，马万林的头衔就增加一个。所以，马万林说自己是十字街头的电线杆——四面八方都牵扯儿(衔)。马万林先后住了三年多“牛棚”。在一个八面来风的破仓库里，落下了一个周身性的风湿症。发作的时候，拄着棍子都下不了床。但是，这条汉子没有服过输。打倒“四人帮”后，他拄着拐杖参加我国石油工业急需的一种锅炉会战。第一口准备运往临海油田进行实验的锅炉正在紧张制作。

就在这时，马万林的病发作了，被“押”进了疗养院。这是市委常委的决议，为期两月。老马初进疗养院，恰似山中来去的老虎冷不丁给关进了笼子。他在枫叶岛上东走一趟，西走一趟，象老虎在笼子里来回踱步。想不到这无心的踱步，竟引出一段故事。

原来，枫叶岛上有个小小的游船码头，叫枫叶渡。岸边为了疗养员等船方便，特意设了几把长条靠背椅。马万林进疗养院的第二天就发现长椅上坐着一对白发苍苍的夫妇。两个人相倚而坐，长久地对着一湖秋水出神。

苍天寂寂，雁阵南旋；大地无言，落叶飘零。在枫叶岛这片肃杀的秋色里，两位老人显得孤独而又凄清。这幅情景与打倒“四人帮”之后，那种欢乐的气氛是太不协调了。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为什么要呆呆地坐在这里？

马万林的心里，装不住芝麻大的问号。而且，他断定这一对

老人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他不仅要打听个水落石出，而且要全力相助。

马万林素来以好“管闲事”出名。这个脾气就是那三年“牛棚”生活也没有改变过来。

有一例为证：在马万林被关押期间，为了加强对他的监视，在他住的破仓库外面装了一盏五百瓦的电灯泡。这盏灯入夜生辉、通宵达旦地点着。有时，看押的人粗心，白天也忘记关了。于是，马万林以拳叩门，给看押的人提上一条意见。请他们把电灯关掉。说白天点灯太浪费电。为了他多嘴多舌，没少受到申斥。但马万林爱“管闲事”有瘾，下回那盏灯不闭，他依旧以拳击门，前议重申。

既然彼时彼地一盏五百瓦的灯泡可以再三提起；此时此刻这一对老人的疾苦他马万林岂能置之度外。那一夜他也没有睡好。第二天一起床就去找值班护士。他要问个水落石出。

护士告诉他：男的是市公安局局长孙先得。女的是他的夫人、市教育局的普教科科长李瑛。孙局长是冠心病急性发作。李科长患的是青光眼。这两种病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发病的诱因多半是因为着急上火，赌气震怒。这就是护士所知道的一切。她很抱歉。因为除此之外，她便无可奉告了。

孙先得这个名字马万林是早有耳闻的。文化大革命风云乍起之时，孙先得案件是轰动全市的第一号案件。当时，他是以资敌通敌，里通外国等一连串吓人的罪名被捕入狱的。喊的口号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下的噎子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打倒了“四人帮”之后，得到了平反昭雪。罪之不存，自然也就无须该死，更谈不上“余辜”了。那把一只脚踏在别人身上的人，自然也就收足敛爪了。孙先得同志又回到市公安局主持工作。这样经历的一位老同志，理应焕发革命青春、干劲十足地展

斗在岗位上。可他却陪着老伴，面对秋水长天，一任秋风吹动白发……

马万林决定亲自找孙局长谈谈。都是共产党员么。心里有什么疙瘩互相扯一扯；到底有什么为难的事，互相帮一帮。所以，马万林就径直向枫叶渡走去。

孙先得扶杖坐在长椅上。不过，只有他一个人。

孙先得听见脚步声，慢慢抬起头来。他见这位魁梧的大汉，脸膛黑红，络腮胡子象短短的钢针倒立。浓眉下一双黑眼睛又大又亮，含着微微的笑意。他觉得这个人好生面熟。但在哪里见过又一时想不起来。他正在用心思索的时候，那人已经向他伸出一双厚茧的大手。

“你好哇！孙局长。”

“你是……”

“山城机械厂的，马万林。”

“我说这么面熟么。”

“老伴怎么没来？”

“不怕你笑话，打吵子了。”

“为什么？”

“为什么，唉……”

“说么，兴许我能帮你个忙。”

“老模范，家丑不可外扬啊。”

“哎，咱们都是共产党员么。胳膊肘是往一面拐的。算什么外人。”

孙先得抬起头来看了看马万林。不知道为什么，这张朴实憨厚的面孔使他感到亲切。于是，他往马万林的身边凑了凑，压低了声音说：“唉，丢人哪！我这个公安局长的家里出了个流氓。”

马万林感到有点茫然。

孙先得补充了一句：“儿子。做孽的儿子啊！”

马万林看着孙先得，同情地点了点头。孙先得望着枫叶湖的秋水，慢慢地讲起了这件事情的始末。

局长的独生儿子，名叫孙大器。这个名字出于一句成语：后来居上，大器晚成。孙先得给自己的后代取了这样响亮的一个名字，并非没有望子成龙的意思。可是，在局长和他的老伴都被投入监狱，抓进“牛棚”之后，家中那个只有十二岁的孩子，是成龙，还是成虫，也就只有苍天知道了。

中国的人民和历史，都有着良好的记忆。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和磨难至今伤痕未愈，余痛尚存。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这句话：除了一个张铁生，中国再没有大学生；出了一个神黄帅，学校的玻璃没剩一块。在人类的社会里，任何人与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诸多矛盾因素造成的。时势不仅可以造英雄，时势也可以造狗熊。“四人帮”一伙，使多少茁壮的幼树生了蛀，使多少洁白无瑕的灵魂发了霉。总之，那个叫做孙大器的、公安局长的儿子成了流氓！而且，在光明电影院一带，还颇有名气。打架斗殴方面，成绩卓著。享有“孙铁头”的绰号。据说，有一次他只身与三个流氓大打出手，被人用啤酒瓶子从后脑海用力一击。若是一般人，这一击不魂归西土，也要天地调个儿了。但是，孙大器头上流着血，把那三位都打翻在地。这一壮举，使他在哥儿们中间威名大震。

这些，都是孙局长后来才知道的。李科长比孙局长早“解放”两年。对于儿子的劣迹，有所察觉，但是，做母亲的既疼儿子，又疼丈夫。所以，一直不肯把真相告诉孙先得。

但是，纸里怎能包得住火？

孙先得重新上任工作的第一天，就闹出了一场轰动全市的大乱子。派来接他去上班的一台北京牌吉普车被人偷跑了。当时，正在结合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清理打砸抢分子。市公安局长的汽车被盗，不仅轰动了整个公安系统，而且，使市委感到震

惊。市委考虑到这是孙先得重新工作的第一天，因此，这个案件很可能有更复杂的背景。所以，给予特别重视，指令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尽快破案。

孙先得呢，重新上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抓偷自己汽车的案件。

其实，这个案件并不难破。从发现汽车被盗时起，到人、赃具获，只用了五小时四十八分。公安人员在市郊的一条壕沟里，发现了那台倾倒的汽车，逮捕作案分子的同时，还发现后座里有两只用猎枪射杀的家犬。

局长要求亲自提审作案分子。但刑警队的同志却迟迟不肯把人犯带来。最后，经孙先得再三催促，刑警队的负责人才来到他的办公室，并且告诉他，作案分子不是别人，就是局长的爱子——孙大器。

这个消息对孙先得来说，无异于一声晴天霹雳。但觉得心脏好象有人用刀捅了一下，一阵剧痛之后，一片迷蒙的黑雾便从眼前升了起来。办公桌，电话机，墙壁和刑警队长那副惊慌的面孔，都向沙漠一样辽远的地方退去……

刑警队长是个有经验的人。他打开局长上衣口袋，摸出一个金属的小盒。在孙先得的鼻孔下面打碎了一枚扩冠“小炸弹”，才使局长免遭于难。

局长清醒之后，立刻下了一道命令：拘留孙大器。

刑警队长是一位忠于职守，不徇私情的老公安。他认为：根据孙大器的具体情节，批评教育，以观后效就可以了。依法拘留，似乎处理过重。

局长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摆摆手，叫他照命令执行。

父亲这道严办的命令，使当妈妈的心都要碎了。她考虑的不仅仅是儿子要在拘留所里吃苦头，更重要的是名声在外，影响孩子的前途、命运。李科长觉得，孩子之所以到这步田地，是借了

他们夫妇的“光”。在他们被隔离审查期间，孩子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她问心有愧，因为没有象别人那样，尽到做父母的义务。因此，她冲着孙先得大声地喊着：“你刚刚从监狱里出来，就又把孩子再送进去。咱们这家人哪辈子和监狱结下了不解之缘！”

开始，孙先得还压住火气劝她。但是，李科长听不进去。局长一着急，冠心病又发作了。这时，她才慌了手脚，连忙抢救。待孙先得稍微平静一点儿，平卧在床的时候，她不觉凄然泪下。那边，儿子身陷囹圄；这里，丈夫命近黄泉。思前念后，忽觉眼前云遮雾掩。片刻之后，天地俱黑，不见一丝光线。原来，她急火攻心，眼压增高，得了青光眼。亏得抢救及时，才保住了视力。但这种病只要着急上火，随时都有复发的危险。

所以，夫妻二人不得不双双住进疗养院。

不过，这一次他们唯一可以放心的是儿子不愁没人管教。他在拘留所呢。

马万林听罢眼睛都有点潮乎乎的了。他拉住孙先得的手说：“孙局长，把儿子交给我吧！”

“给你？”

“怎么，信不着我马万林？”

“你是全省著名的劳动模范，弄不好还不给你搅个一塌糊涂……”

“看看，你还叫我模范，那你就得相信我会点模范的办法。把孩子交给我吧。有一条可以保证，我就是教育不好他，也不会把他教育得更坏！”

孙先得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抓住马万林的手使劲儿地摇着。嘴唇儿哆嗦了半天又紧紧地咬住了。

二

在医生的劝阻下，孙先得局长和李瑛科长都没有到拘留所

去。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一位警察陪着马万林，把孙大器接了出来。

吉普车沿着江畔大路向前飞奔。那绿中透黄的柳树叶儿和柳条间那奔涌的江水，迅速地在车窗外闪过。

坐在后座上的马万林不时回过头来，端详那个面色阴沉的小伙子。孙大器的外貌和他预先所想象的完全相反。他个头很高，至少在一米八〇以上。身材略瘦，但很匀称。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张白净的脸。鼻梁高而且直，眉毛黑重，两只乌亮的眼睛有点下陷。这个轮廓有点象个维吾尔族的小伙子。这样一个英俊的青年，完全可以去做外交官，去当电影演员，或者……

想到这里，马万林看了一眼坐在司机旁边的民警。他想，或许他可以当个人民警察。如果这顶盖儿帽子，这身雪白的警服穿在孙大器的身上，该有多帅啊！

可他现在却是从拘留所里……

孙大器大概也感到马万林一直审视他，他有点羞愧地低下了头。但是，他的个子太高了，头埋不到前边座位的靠背下。只好把脸稍稍侧转，漫无目的地看着车窗外那匆匆向后退去的景物。

马万林感到心情逐渐沉重起来。这是他坐在枫叶渡口的长椅上同孙先得长谈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当时，他仅仅有一个要改造孙大器的决心。而现在呢，这个小伙子已经坐在自己的身旁了。他睁着一双漂亮而又忧郁的大眼睛望着前方，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吉普车停了下来。前面是铁路与公路的交叉点。一列火车正隆隆地开过。大概那列货车编组特别长。马万林觉得那段时间特别难挨。

“大器，你想干点什么呢？”当汽车重新开动之后，马万林问他。

孙大器转过头来，用那种万念俱灰的目光看了一眼马万林，

然后又低下头去。

马万林又追问了一句：“说实话，怎么寻思的就怎么说。”

孙大器又转过头来，他仔细地看了看坐在他身边的这位方头大脸的魁梧大汉。他的脸上闪过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用很低的声音说：“我……愿意玩。”

这个一公尺八十公分的大个子的回答，使马万林感到意外。驾车的司机和民警同时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马万林。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同情。还有一层意思是说：你把这么个宝贝领来，纯粹是自找苦吃。这是一块朽木！

孙大器回答完之后，也觉得自己过于直率了。千真万确，他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经验告诉他，实话不如顺情说好话。顺情说好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得到便宜。但是说实话不行，实话不顺耳，招灾惹祸。于是，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一点，等待马万林发火。

马万林并没有发火，他依然用非常平静的声音问：“你都愿意玩什么呢？”

这回该轮到孙大器感到意外了。起初，他怀疑是不是马万林讽刺他，还是设圈套，要引逗他犯更大的错误。但是，他从马万林的表情上看不出来。于是，他的心里和脸上都开朗了许多。他回答说：“我爱玩的东西多了。猫，狗，蝈蝈，金鱼……”

“还有——”

“足球。我踢中锋。”

马万林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就这些？”

“别的还有。想不起来了。”

“我也爱玩。可不象你玩的那些东西，那太没有出息了。”

青年的自尊心受到了损伤，他用挑战的口吻说：“你有出息，你玩什么？”

马万林有意刺激一下孙大器，用盛气凌人的语调说：“我玩

汽车、玩快艇、玩大炮！我玩的东西没有五吨以下的。爱玩，不是毛病，可你得会玩。二十多岁的人，还玩穿开裆裤的娃娃们玩的东西，你不害臊么？”

孙大器望着这个一脸络腮胡子的大汉，从心底里升起一种敬畏的感觉。他非常严肃地点了点头。说：“你玩的是厉害。”

“那你就跟我学学怎么玩吧！”

“也行，那我就跟你一块玩玩吧！”

孙大器话音未落，吉普车“吱——嘎”一声，来了紧急刹车。马万林扭头朝车窗外一望，哟，汽车堵了一溜。看热闹的人挤得不透风。出了什么事？车祸？

马万林推开车门，蹦下了吉普车。拨开人群向前挤去。

三

这里，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足球赛。

虽然时值仲秋，山城已经有些凉意。但“场”上的运动员们却踢得挺卖劲儿。一伙全光着上身。另一伙全穿着背心。裁判员穿着一身电光色的红运动服，嘴里含着哨子跑来跑去。

足球大门，是用啤酒瓶子摆的。在“大门”旁边，几个留着长头发的小伙子，正同一群司机进行辩论。

司机们要求：“你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踢，妨碍交通不好么。”

一个穿着花格衬衫的小青年，故意拉着长腔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那也不能把马路堵上！”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现在，各位暂时停一下。等一会，社会主义伟大时代的汽车、将风驰电掣地、以更快的速度前进！”

看来，进行这种辩论，那些司机们远不是“花衬衫”的对手。

这里，是往山城机械厂去的唯一通道。虽然僻静，但时而有

工厂和附近建筑工地的车辆通行。马万林有点着急。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堵截的车辆增多。很可能酿成司机们同足球场上那些选手之间的更大冲突。他正在琢磨办法，孙大器突然从后边拍了拍他的肩膀：“马师傅，这些人我认识，让我说说看。”

马万林没有想到，马路上这些“足球队员”都是孙大器的哥们儿。所以，当孙大器要求出面解围的时候，他是求之不得的。马上，推着他的脊背，把他往前送了送说：“好，好。你快去。”

孙大器冲着穿花格布衫的小青年和他身边的一个矮胖子喊了一声：“鸡头！大崽子！”

正在辩论的人立刻都回过头来。看见孙大器，使他们喜出望外。马上奔过来拉住孙大器的手说：“哎呀，铁头，你回来了。”

“回来啦！”

鸡头说：“还得说你爹门子硬。将来，哥们要是掉脚了，还得托你跟你爹美言几句。”

鸡头边说边给孙大器递上一支人参过滤嘴的香烟。孙大器把香烟叼在嘴上，大包大揽地说：“那不成问题，小事儿一段儿。”

大崽子在旁边问：“铁头，你这是上哪儿去？”

孙大器：“山城机械厂。”

大崽子：“哥们卖苦力去了？”

孙大器：“不，深入生活。我准备写长篇小说了。现在中国的作家太少。来，给哥们让条路。”

这时，叫做鸡头的那个年青人伸头往后边看看。见孙大器是乘吉普车来的，笑着说：“铁头，真有你的。屁股后头还带冒烟的。”说着他转过身来，冲“场”上踢球的哥们儿挥挥手喊着：“哎，铁头回来了，坐吉普车来的，给哥们让条路！”

足球场上的哥们儿，一边踢，一边胡乱地喊叫说：“哎，叫铁头的吉普车开过来吧。这小子别撞着咱们就行啊！”

孙大器笑了笑，对马万林说：“马师傅，发路条了。咱们走